

## 徭役场

那天夜里，我站在桥上看星星。星光被风吹散在漆黑的河水里，像摆动在水底的银色的鱼。突然，我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是个衣着讲究的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夜里还穿得这样整齐。他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既不看天空也不看桥下的流水，紧紧盯住搁在栏杆上的交握的双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这里的，我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此之前也没有觉察任何别的动静。这样的一个人，突然站得离我很近，不知道他来这儿干什么。桥上的风越来越大，我觉得水声也变得冷冽，寒气从河上一层层卷过来。我准备回家。

少年突然开口说话：“我们走吧？”

我吓了一跳，问：“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他仍然盯住他的双手，傲慢地说：“当然，难道是跟桥吗？”

我说：“我们？我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没有听见你的脚步声。”

他说：“我是来带你走的，认不认识都没有关系。我早就来了，你一直在这里发呆，像个白痴。”

我说：“带我走，去哪里？谁让你带我走？”

他说：“没有谁。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你必须去的地方，很好的地方。你去了那里总比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这破烂桥上好！”

我反驳他：“不，我不是在发呆，我正在看星星。星珍珠影子都落进流水里，天空和河流都发光。”

少年不耐烦地提高音调说：“不管你在干什么，总之我看你就像个傻子、废物。所以我就来了，得带你去那个地方。”

我注意到他交握的双手握得更紧了，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里面悄悄碎裂。我和他年纪相仿，也许我该相信他，可我其实更害怕他。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跟他走，那双一直紧握的手会不会忽然张开，抓住我丢进冰冷而漆黑一片的河水里。

我啜嚅着说：“我并不想去哪里，我该回家了。”

少年说：“每个男孩都得离家，总有一天。你不会想一辈子在你妈的围裙上擦脸吧！像你这样懦弱又愚蠢的人不如被丢到河里。”然后，我看见他松开了双手。

我的恐怖的猜测被证实了。我哀求他：“那么也请让我回家告别吧？”

少年冷笑着说：“我的人会让你的家人知道，他们会为你选择了正道而不是在家里游手好闲而高兴。”

我痛苦地说：“你的人？请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突然让我……”

少年转过脸厌恶地看住我，他那冻结了一样的眼睛使我咽下了要说的话。

他说：“现在就走。”









我再次大着胆子问：“去哪里？”

少年不回答。

我最后一次小声问：“距离这里远吗？”

他已经抬脚走了。我想或许可以从桥的另一头逃脱，可是脚步丝毫无法挪动。他扭过头大叫：“你这个笨蛋，没出息的，跟上！”

我急急忙忙地跟上去，与他前后距离四五米的样子，就这样上路了。

白天，我们沿着坚硬的大路一直走，少年从来不费时间选择道路。他很少回答我的问题，我已经习惯了自问自答。我问：“我们走了多少天了？”沉默之后我自语道：“我想有几个月了吧！”我忍不住又问：“还有很长一段路吗？还要多久？”过一会儿我又沮丧的答道：“不知道，可能还要很久。”走过的地方很陌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种景象，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个地方铺满了望不到边际的管道，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弯曲、直立或是匍匐在地上直线延伸到远方。更多的地方在挖渠道，在动工，挖出的土堆积如山，黑色的木材滚得满地都是，地上到处是臭泥、医驼<sup>®</sup>在腐烂的从木材上原砍下来的树叶。人们不是聚集在水泥搅拌坑的周围，叫喊道，就是一排排竖立在深沟边缘，或是拥挤在大型的机械下面指手画脚。我想到这次经历可能算是我小小的冒险，只是少年不让我停下来仔细观察。到夜里，我们睡在新挖好的下水道里。起初我常常因为舷 6. 牙蠢掌镙<sup>™</sup>布着焦炭、沙土、生铁、还有其它因较为微弱而无法明辨的物质的气味。虽然各处都有水渠，我却很少在这些渠道里看见水。少年总是能从水泥搅拌场弄来水，据说那水来自于几百米深的地下。少年有一个皮水袋，装着我们的饮水，到夜里，天空充满红色的雾，所以早然后我们来到荒地，或者用少年的话说，是“有待开发利用的地”。到处是尖利的石头，荒草或是裸露着的铁锈色的土地。少年对此厌恶不堪，不断叫嚷着：“跟上”、“快走”、“笨蛋”……可是有时候我们偶尔会在荒地上发现一个小小的水潭，少年就骂着把软皮袋灌满。在我饥渴的嚎叫令他不胜其烦时倒给我一些。

渐渐地，我又想起了家乡，想到桥下的流水和开满白花的苹果园，工地和荒地因失去了新鲜感而变得丑陋，像长满疥疮的正在溃烂的皮肤。我开始试着抱怨，向身边的这个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家伙发火。有一天我竟然壮着胆子冲他大声叫嚷，他厌烦地说：“等着吧，到了那里你就不会乱叫了，笨蛋、白痴……”在另一次争吵中，我扬言必须离开。可是每次发火之后，我又得央求他给我几口水喝。他讥笑地说：“就算我让你滚，你找得到路吗？不等你找到路，你就会渴死在路边。没有人会给你水，人人都痛恨逃兵。”我想起我们走过的令人恐惧的蛛网一样密织的路，那些数不清的分岔口，路旁的毫无标志性的雷同的景象。我只能啜泣、悔恨，跟上他。

有一天，眼前不再有路，横着无际的沙漠。他说快到了，那个地方在沙漠的中心。我默默地跟着，心想也许在沙漠中渴热而死，那还不如返回那些蛛网一样的道路之中，也许还可以回去。

想到我可能像蜘蛛一样绕着同样的圈子没头没脑地爬来爬去或是被炽热的沙子掩埋，我就忍不住哭泣。当的我哭泣令少年不耐烦时，他就猛然扬起水袋子，晃一晃，说：“再烦我你就没有水喝！”我不敢再哭出声。可是我们袋子里的水越不越少，到最后我每天只能喝上几滴，从少年的手指缝里流进我的嘴里。我的口腔开始溃烂，嘴唇周围长满了泡，鼻子总是在流血。有一次我无意中摔倒了，趴在滚烫的沙子上。少年用脚踢我，踩我的双手，无论他用什么办法，我都决定不再起来。最后他解下他的领带，捆住我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拽住带子的死结前拖着我的身体。我相信我的膝盖、后背和大腿外侧淌了不少血，因为沙子经由什么东西湿湿的粘附在我身体的这些部位，可是我▲巡幌胝整▲劬Σ炜础N蚁胛艺◎在死去，所以痛苦也正在消失。可是，在我的意识最终熄灭之前，我觉察到我的手被解开了，然后我已经麻木的身体遭受了几下撞击。我的身体滚向一个潮湿的地方，再滚进水里。我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战。我听见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少年的声音，那个▲▲羲担骸八腊桑▲阏庵焕林怵4永疵挥腥讼衲阏度▲凉◎，你弄脏了我的领带，不，你把它弄变形了。混蛋！”然后，他又把我往水里踢。我滚爬着勉强站起来，其中跌倒了几次，睁开眼看见小小的一片湖水。我拼命地把嘴埋进水里，同时使身体不至于失去平衡。在我暴饮了一顿之后，我浑▲米蚌降馥郎习叮▲醇▲信曜▲拙侗撙▲渚驳亟▲▲啾▲▲钠ご▲印N彝蝗慌▲豢啥箜▲』巫牌松先イ▲蒙硇宓闹亓拷▲▲▲▲疲▲炖铸▲▲◎糊地咒骂着。我一度压在他的身上，却被他轻易地挣脱，我再次摔倒在水中，少年狠狠地把我往水里推，他已经站起来，只是弄湿了裤子。他按住我▲黄昏来临，少年躺在沙子上，仰面喝着袋子里的水。我再度爬起来，走到水边，洗净脸上的污泥。我和少年冰冷地对视，然后我走到一个较高的位置开始观看周围的景象。我们在沙漠中的一个小湖边，四周仍然是漫无边际的沙丘，在黄昏的光线里蒸腾着白天聚敛的热。我绕湖散步一圈，又喝了几口水，躺在岸边，将粘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摊开在沙子上，听着沙子发出“幽幽”的声音。少年在水边洗他的领带。夜晚来到，我们在湖边睡下。我发出巨大的鼾声，夹杂着浊重的鼻息。半夜的时候，我偷偷睁开眼看躺在不远处的少年，发现他双眼紧闭，两手紧紧将水袋捂在胸前。我轻轻坐起来，他没有动，我又缓慢地站起来。鼻腔里仍旧发出鼾声，少年仍然没有动。我以慢动作迈开步子，数着，百步之后，开始狂舞。

我很快发现逃跑是个错误，所有的沙丘看来都一样，我被拖过的路线沿有在脑中留下任何的印象，而且两天之内我找不到任何水源。第三天，第四天，我只能在沙漠里绝望地爬行，不是为寻找路，而是为寻找水，寻找少年和他的皮水袋。到了第五天，我再也不能挪动一步。我躺在一个沙丘下，像一具正在被晒干的尸体。幻像不断地出现，当少年出现时，我以为是另一个比幻像。我看见他模糊而巨大的影子和皮水袋在我头顶上晃荡。听见他说：“笨蛋，我知道你迟早会回来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没用的人。”然后，我感到水从头顶倾泻而下，我那已经死灭的声音几乎微弱地欢呼了一声。

在发后的路途中，我再也没有动过逃跑的念头。少年说离我们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近，他变得温

和，甚至偶尔说一些安慰的话。他说：“你会看到壮美的景象，这是我们一路上辛苦的原因。”听了一会儿，他问我：“难道你没听见什么声音吗？”

我闭上眼睛听，我说：“风吹沙子的声音。”

他说：“不对！”

我又听了一会儿，说：“是沙丘滑动的声音。”

少年不耐烦了，他摆一摆手，表示少说废话、继续赶路。最后，我终于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我问他：“像是什么东西在敲打石头，是金属吗？”

他兴奋地说：“是的，连你也听到了，我们就快到了，马上你就可以看见你今生没有见过和景象。人们都在空中、休息和工作都在空中。”

我困惑地说：“难道没有摔在地上的危险吗？”

他表情热烈地骂我：“你这个小乡巴佬，不，老乡巴佬，你知道吗？你已经老大不小了。像你这样的白痴，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进步’。”

可是我还在想我站在桥上的光景。他不允许我有半点的踌躇。他恶狠狠地抓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于是，我终于看见了那个巨大的徭役场。

上百座巨大的灰色石头矗立在那儿，石头上密密麻麻地贴着身穿黑色套装的人，被一根根绳子系住腰悬在空中，绳子的一头连在一个固定在空中的类似于吊车铁臂的巨大物体上。从接近石头底部的高度直到石头刺入天空的尖顶，这些黑色的东西由绳子的不同长度被一层层固定在不同的高度，每一层和另一层之间相隔的距离非常精确，正好可容纳一个扬起的手臂。于是手臂之上是上一层人悬代的脚，脚的下面是下一层人扬起的手臂。夹在中间的头始终保持着向上仰望的姿势。每个人的左手都扶住一个类似锥子的东西，右手拿着小斧锤敲击尖锥的末端。我发现斧锤敲下去的声音出奇得一致。过了一会儿，不知从空中的那个地方又传来歌声，于是那些向上仰望的头开始发出声音，一字不差地切合着歌里的节拍，可是手里的活并没有停。宏大的歌声与千万把斧锤落下的声音叠和在一起，奇怪的是这里头没有一丝杂音。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而且耳朵也暂时适应不了如此巨沉而单一的声音。一直站在我身边的少年终于按捺不住激动，向我解释起来。他说，为了保证这里的工作质量整齐划一，他们费尽心血研这分出了一套智能型中枢电脑控制系统。这套系统就装置在铁臂之中，类似于人的神经系统，不过威力和敏感度要强得多。它可以通过每根绳子的震动幅度精密地推算出绳子末端这个身体上的手臂摆动幅度。同样的道理，它也可以推断出这个身体内声波传出的频率，从而测定它是否与事先储存在系统中的设定的标准相一致。设置这个系统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惩罚怠工和耍小聪明的职员，警告他们时刻与大家保持一致，以达到作业的高度标准化。“因为”，他突然狡黠地向我眨了眨眼睛，说：“如果中枢电脑系统测试到某个员工的动作不合标准，或是他没有发出声音或是发出的声音不合拍子，那么这个笨蛋就没有水喝。”

“没有水喝？”我反问他。

“等着瞧吧。”他快乐地说。

过了一会儿，果然从铁臂中突然垂下像阵雨一样密集的透明的线，线的一头吊着一瓶没能盖子的水。音乐肃穆下来，在一个舒缓的拍子里，众人一起向右偏过头去，瓶子以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倾斜着，里面的水恰到好处地流进职员们的嘴里。接着浩大的歌声又惊天动地地响起，于是人们开始跟着唱，吼叫。水瓶倏忽间被吸进那个似乎巨大无朋可以包容万物的铁臂里。

“看见了吧？”少年得意地说。

“不可思议。”我说。

“现在，你可以上工了，去换衣服吧！”少年打了个手势，一个人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给我带来了一套黑色的衣服。

我换上衣服，并且在徭役场的一角的职工服务部免费理了头发。很快我就被分配了工具，吊到空中，开始了工作。我还在迟疑这里的情景是否真实，歌声已经像海啸一样轰鸣。我手忙脚乱地敲着，嘴里跟着胡乱地喊。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张着嘴，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一个下午，我没有喝到一口水。我还站立不稳，被绳子吊着打转。有时候我的锤子敲在旁边人的手臂上，或是锥子不小心戳在另一个人的脸上，于是他们在歌声的间歇处向我吐唾沫。我又晕眩又口渴，领带也勒的太紧，艰于呼吸，我最后实在忍不住呕吐，呕吐物流到下面那个人奋力扬起的手臂上，那个人就在喝水的间歇用小斧锤敲我的脚。我忍耐了一个下午，到了夜晨，我和其他人都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笼子。很多人背着栅栏很快地进入睡乡。我听着周围像风一样忽强忽弱的鼾声和不知从空中的哪一处飘来的零零散散的私语，无法入睡。我想起那座桥，摆在矮墙下面的妈妈栽种的盆花，还有姐姐常常坐在下面读书的院子晨的葡萄藤，压抑不住哭泣。我的哭声吵醒了周围笼子里的人。

一个声音气恼地叫喊着：“笨蛋，快停住！都被你吵醒了。”

有人接着说：“一定是新来的那个。”又说，“我今天下午看见你了，喂，哭的那个，说的就是你，都这么大了，还要死要活的。快停住！”

我哭泣着解释：“我本来在桥上看星星，被那个人骗到这里，我的家人……”

有人讥笑着打断我：“看星星有什么，我当年不也是正在花园里浇花……”

又有人插进来说：“我在苹果园看果树，防止有人偷果子，嘻嘻……”

另一个人说：“我当时还和妈妈在一起坐着，刚刚吃了晚饭。我自愿地跟他走，当时就与妈妈告别了。”

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住嘴吧，别再说那么多废话，自愿不自愿又有什么关系！我在这里好多年了，没什么不好。”那人停顿了一下，又嘟哝着补充了一句：“最好认命，有什么不邓，大家都是这样。”

我厌恶地说：“有什么好？被吊在空中像个陀佛一样打转！我也不喜欢……”

一个人粗鲁地打断我：“笨蛋，不在空中难道去翻泥土吗？住在空中总比地上的高贵，什么见

鬼的花、星星、苹果！那些小孩儿玩艺儿，最让人讨厌。”

我无言以对。

有个稍微温厚的声音说：“睡觉吧！新来的，不要再想没有用的东西啦，否则明天又喝不到水。刚来总会被渴了几天。你注意看别人的手，唱的时候集中精力跟上拍子。必须反复练。”我感激得连声道谢，总算努力平息了哭泣。

第二天，我照那个人的忠告做，下午，我意外地喝到了一次水。第三天，第四天……

突突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无法从人群集体的敲打声中听到我自己发出的敲打声，几乎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我的声音也汇入了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当中，似乎无法辨别。我欣喜若狂，激动地跟着节拍用力唱，我一面唱一面注意倾听，我反复地听，直到确认从那里面再也听不出自己的声音。